

4

T5236 .03/4M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賦

文選

四

卷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睟邃其容乃盱于香衡而誥曰昇異

乎交益之士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

而喻異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異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良曰睟容温潤之貌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後過甚乃張目舉眉恠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異乎恠詞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也士人通稱也

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曰

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難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所乖積習其

俗殊**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劉曰傳曰習異也實生常善

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越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為之常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染**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而成也**

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五臣**辯囿也**作為

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

毛詩曰德音孔昭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

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

以德音釋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也

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

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

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

天地未祛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只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

為山濟曰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

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

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

夷峻危之竅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

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

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向曰九州分野

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

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

而限障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

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

蠻陬子夷落譯

導而通者鳥獸之域耕也

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

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

善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史

曰大丈夫

曰權輿

曰一晝夜只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

為山濟曰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

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

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

夷峻危之竅也

劉曰潭淵也

屈平卜居曰橫江

善曰漢書曰秦地於

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

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向曰九州分野

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

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

而限障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

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

蠻陬

子夷落譯

耕也

劉曰陬落蠻夷之居

處名也一名聚居為

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

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

萇詩傳曰氓民也

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

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殊別不為中

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

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

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

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

劉曰易曰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

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胃腹也李尤函谷

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

翰曰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

居君體者以中國為咽喉之險也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長世字吐者以道

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傳比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

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吐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

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

也向曰字養吐民也藩屏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而子大夫之賢尚

弗五臣曾庶翼等威附繫皇極思稟正朔樂率

貢職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

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傳

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註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

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也莫

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冑脩耳莫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

佐也等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先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先

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五臣作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徒務於詭

善隨惡同於匪民又自晏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

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鴟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

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向曰

詭曲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

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

宴然而安懷其鳩毒於絕遠之域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為榮西蜀亦不以德

而務驕其 險阻也 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

苦離以矜然假屈 渠彊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

壯謀踏 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達造沐

猴於棘刺 劉曰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

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

書五車其道踏駁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達象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

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

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

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必

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

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 刺之說

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

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屈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頽以

開顏精純粹而始壯司馬彪莊子注曰踳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王逸楚辭注曰寧有

莽草蔓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 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

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 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

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為沃壤也屈彊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峯

五

崑謂攘臂而靡之是也 銑曰粹美方比壯大
踳乖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天
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遠路也靡流貌
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
言差謬如中路尋萍 劔閣雖嶮 憑之者蹶非
棘之刺端造沐猴也 劔閣蜀境也 酈元水經

所以深根固蒂也 善曰劔閣蜀境也 酈元水經
謂之劔閣廣雅曰嶮嶮高也又曰蹶敗也老子
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
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 濟曰嶮險憑據也
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
固蒂之

道也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
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
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
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
能無知乎 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

德而恃之者必見奔北 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
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之物暉况河冀之爽塏改與江介之湫小湄 善
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
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
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
詩傳曰水草交曰湄 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
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
也湫湄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踰越長庚之物
暉而况魏都居於河冀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
小水為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
之卓犖 呂角六合之樞機 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
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

齊也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
之卓犖 呂角六合之樞機 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
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

縣神州者九州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

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

蹠諸夏卓犖與卓蹠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近國

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

也此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鼎備兵纏

紫微翼翼京室耽耽沈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

鳥燼似進故荆棘旅庭殷殷於寰內繩繩八區鋒

鏘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劉曰不飲酒

也曰內鼎下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開宮故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年

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

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

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

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

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

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

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

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

驚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

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

漢書曰漢興禁網踈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

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

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

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

含反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司隸

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又曰煨煙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毛萇詩傳曰殷
 衆也詩曰子孫繩繩長揚賦曰洋溢八區說
 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
 兵效勝於戰場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
 網法網也維網網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
 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紆邪內奮兵革纏繞於
 宮室也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
 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
 荆棘次生於庭銑曰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
 衆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也寓
 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
 之丘墟野多戰場故伊洛榛榛曠嶠函荒蕪臨
 麋鹿寄於城邑之間

伊洛榛榛曠嶠函荒蕪臨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曰南郡有故鄆縣呂氏

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濟
 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鄆郢楚
 地牢落闕齊也言此四都皆亂也榛
 曠荒蕪闕齊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而是有魏開
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犢由麋之與

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
善曰周易曰開國也犢麋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犢麋椎顛廣額色如漆陳侯悅之詩曰不見于都左傳太叔曰培塿無松柏方壺二山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名培塿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

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
都方壺

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

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五臣作均卜偃前識而

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

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劉曰詩譜云魏

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

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賁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

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

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

日比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

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

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翰曰八

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則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

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

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居此則為明主故曰美其風德也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特而

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

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爾其疆域則旁

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

峽鳥川澤廻繚了恒碣碁五碣五於青霄河汾

浩泔翰而皓泔與南瞻淇澳於則綠竹純茂北

臨漳溢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

時驚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

難老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

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

曰魏崑麓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

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

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

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

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

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

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

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溢二水名

經鄴西北溢水熱故曰溢口水有寒有溫劉邵

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

革之事詩云瑟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

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

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

間曰冀州左傳曰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

道國在汝南魯猶前也南都賦曰清水蕩其曾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鄘衛

碶磳高貌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上林

賦曰滎滎潢漾廣雅曰浩滎大也山海經曰少

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

經曰神困山溢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

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瑟同魚豢典略曰浪

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向曰齊秦

國名冀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

亦在南故云開胷如人之胷在前也跨躡猶控

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邃也廻繚繚繞貌恒碣二

山河汾二水名浩潏皓滎並水大流貌銑曰

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溢二水名

漳水冷溢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

沼沼水之通稱也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

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響驚警也表

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鉦者文之失也 濟曰誌必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 墨并鹽池玄滋素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

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昫昫 墳衍斥斥

或嵬鳥罪而復陸或黷力罪廣朗而拓託落乾坤

交泰而烟煜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胤振

古萌祗帝疇昔藏氣識楚緯閔象竹帛迥時世

五臣作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旣聖武之龍飛

肇受命而光宅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荷氏南有

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曰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詩云閔

宮有洫善曰禮曰辯其墳衍原隰之名鄭

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詩曰昫昫原隰斥斥

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魏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

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

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識驗也

河洛所出書曰識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

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

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

初弗之宅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鹽池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并鹽池

之色滋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曰嵬壘高下貌復陸重疊也黷朗光明也拓落

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徽
 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温而豫作嘉祥之美
 明示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
 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
 也 向曰眇眇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
 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
 抵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
 札之賞美者讖讖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綿星
 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
 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讖緯竹帛之
 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
 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
 也 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
 當天心有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監龜謀筮亦既
 曠代之才

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

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

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浪苦宣王中興

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

而折中去淮當年而為量思重爰摹大壯覽荀

卿采蕭相儻子拱木於林衡授全模五臣於梓

匠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

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温涼養德別輕重也非

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左傳曰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
 也 善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
 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
 舜茅茨不剪論語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

父曰高門有闕說文曰僦具也孟子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誠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
 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僦理木
 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
 木之人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
 模寫也齊曰堯之所居茅茨不剪禹卑宮室
 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公文王祖也為戎
 狄侵國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
 有德也闕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宣
 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
 聖哲之軌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
 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准當年豐儉而
 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爻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
 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
 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遐邇悅豫而子來工
 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遐邇悅豫而子來工

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

揆日晷考星耀五臣作曜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

迴匝比岡隙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

之弘規對若崇山崑起五臣本作崔嵬徒感若

玄雲舒蜺以高垂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

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

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

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務西

都賦序曰衆庶悅豫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
 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
 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註曰銓次也筌
 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

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隳崖也鄭玄禮記註曰陂
 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
 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髮垂貌也淮南
 子曰玄雲素朝 翰曰隳小山而無草木者陂
 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隳而無險也 濟曰
 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釜次也言述
 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
 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
 也 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
 事者而工匠之徒村度而騁巧妙文曰言考度
 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髮雲貌言殿之丹青
 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
 良曰清廟 瓌材巨世埴 楚除 參差粉 扶 棹 老
 祖廟也 瓌材巨世埴 立 塤 除 參差粉 扶 棹 老
 復結欒櫨盧 豐施丹梁虹申以並且朱桷森布
 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帶華蓮重葩而倒披齊

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漉

池劉曰 爾雅曰善

曰黃雅曰曲折謂之欒說文曰構櫨柱折也然
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抗應龍之
虹梁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擔四隅而以寫雷
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
毛詩曰漉池北流 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
大於當代之者插爨相接貌參差不齊貌粉棟
檠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欒曲折櫨斗也累疊
而施之又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兩
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概猶髮髯也漉
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髮髯似也
翰曰巨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桷謂椽也
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
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䟽布也綺井向下
行布如花帶之懸井中皆
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
 旅楹閒列暉鑿挾

鳥振章人棖題黹徒對階隋述嶙嶙詢長庭

浪至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劉曰詩

有閒挾中央也振屋宇楹也文昌殿前有鐘虞

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

始設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

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閒大也謂閒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

振也廣雅曰鑿照也穀類曰黹黑也黹亦黑也

應劭上林賦注曰隋闌橫也西京賦曰砥鏘嶙

峴埤蒼曰嶙嶘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

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

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閒間列行也言棟柱每

間而行上有朱色窓復見日光故暉色鑿明於

挾振挾振屋內也棖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黹黹

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階階階道上處嶙嶘次

級也又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

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向曰虞鐘格架也

夾對陳布也言巖巖北闕南端攸善作遵竦峭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

觀享頤賓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

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

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

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

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

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

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

南端法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

比輪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銑曰闕

啓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向曰於此門用

朝百辟諸侯也頤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

賓客也 左則中朝有艸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秦

去甚木無彫鏤所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經國

風所稟劉曰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

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曰堯

之為君采椽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

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

木事不鏤示知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

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艸赤貌尚書曰

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

衣綿錦說文曰綿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

國風於是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

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

之甄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翰曰艸光也言中朝衣冠盛艸而有光也

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斲去秦去甚

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銑曰鏤鏤也為木不

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甄成

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

奇卉萋萋此禮蕙風如薰甘露如醴劉曰聽政

門前升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

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門

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

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

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

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芳王肅曰薰風

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

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良曰四者皆門

名闈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

出鏘鏘濟濟衣冠盛貌銑曰猗猗萋萋草樹

盛貌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
如火焚香也其露函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

醴之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五臣典刑
香氣作由

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諸吏膳夫

有官藥劑有司肴醴亦順時腠理則治劉曰升

賢門而升賢門外東入有賢門內升

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

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承

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上所居

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

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

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

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柱

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帝人掌幄鄭玄曰王

所居之帳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

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

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

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

璽謁者受事故曰諸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
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
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昔酒
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
曰腠理肌脉也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
也闈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
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翰曰藹
藹多盛貌螭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
蟬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
子帷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措
式又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

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儲
吏掌天子印璽 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
藥品之職醴醇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
之藥劑治賤理之疾賤理者皮膚間也 於後

則椒鶴文石永巷壺五臣作闡術楸梓木蘭次舍甲

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温室儀

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絳祖對以藻詠茫茫

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競劉曰近世

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

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

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

者温室中有畫象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

掖庭之別名 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

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

誅之也茫茫遠貌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

曰鑿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 齊

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闡術謂宮門

道詰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

也 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

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温室殿名丹

青炳煥畫文也 翰曰言於温室殿畫天地之

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

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

作績畫彛器以為鑿戒今之温室亦與齊競也

右則踈五臣作疏圃曲池下畹於遠高堂蘭渚莓莓莫來

石瀨湯湯傷弱公子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

有睳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流宇以經

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元陽臺

善本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力

下冰室而互冥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

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揚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

母怒子折菱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鼉之所不能遊也漢

厥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

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虎臺北

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

百九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

道相通行爲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

經曰天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澗陰

汜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池曹植責

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

原田之草萋萋然楚辭曰石瀨粲粲說文曰睒

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

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

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

力

救

離

慈

懸

漢

銅

臺

北

閣

皆

閣

臺

山

海

陰

澗

陰

若

其

善本

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

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揚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

母怒子折菱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鼉之所不能遊也漢

厥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

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虎臺北

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

百九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

道相通行爲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

經曰天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澗陰

汜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池曹植責

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

原田之草萋萋然楚辭曰石瀨粲粲說文曰睒

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

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

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

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元陽臺

善本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

下冰室而互冥

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

揚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

母怒子折菱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鼉之所不能遊也漢

厥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

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虎臺北

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

百九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

道相通行爲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

經曰天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澗陰

汜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池曹植責

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

原田之草萋萋然楚辭曰石瀨粲粲說文曰睒

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

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

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

力

救

離

慈

懸

漢

銅

臺

北

閣

皆

閣

臺

山

海

陰

澗

陰

若

而未半暎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雘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比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發古言栖非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騫翥於薨標感愬風也但鳥時形定翼在飛則斂足絕據蹊則舉羽翻用勢若將飛而尚在故言雲雀蹊蹊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并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監而却倚若顛墮而後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生而未半休栗栗而竦矜非卻盧之輕躑孰能

超而窈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下方之窈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予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總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雘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擗鏤擗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暎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翰曰長廊有窓而周廻曰周軒天子庭曰丹雘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峩峩高貌屋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蹊躑躅躅躅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擗發也言鳳之大翼

光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察窻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綺窻翰曰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道遙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長塗牟首豪微

古互經匙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以

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

舞豪微道也匙漏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匙景故曰匙漏漢書房中

歌曰肅倡和聲字書曰倡亦唱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

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

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大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微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

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

防其邪惡故無驚擾也

於是在崇墉濬洫嬰堞帶

涖四門轍轍魚竭隆屢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

壑鳥害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五臣作詩臨焦原

而弗悅五臣作况誰勁捷而無德胥理與岡岑而永固

非有期乎世五臣作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

霧於其裏劉曰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墻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涖厓也詩曰夏屋渠渠又

日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鷓

曰渤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鷓鴣於姑餘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
 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
 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
 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鹿
 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荅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為小亦不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
 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
 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
 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繚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巨木其絜百圍

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詩曰有灌
 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
 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
 為偏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礫
 江靡浸潭漸漬也洞蕭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
 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
 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
 也蘇取草也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
 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囿囿中觀宇相臨言多也
 又曰咆鳴也渤解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
 近在江若在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
 陰皆自得其類也良曰碩犬也草木雜生曰
 灌園木竦尋者大木也叢生曰篁篠竹也言
 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
 陰也向曰回曲漶澄也積水眾流相合為池
 贗分別也言眾草森然分別於內又曰禦謂池
 沼草木有屋庇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

虞箴所以戒勸無為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憂
 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蘇草也
 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
 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
 銑曰丹藕蓮也的礫映水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
 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
 或沉也 翰曰雉鳥鳴也言不
 迫逐不傷其性皆得安理如此 媞媞回垆野奕
 奕蓄畝甘茶 途 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
 起灌其後塏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
 行雨水澍之稷古稌徒陸蔣時稷黍黝黝柳桑
 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葺葺充茂桃
 李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武而隔踰奕世劉曰媞媞美也詩曰周原媞媞
 詩曰薄言采芑干此蓄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
 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
 塏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塏者也微子麥
 秀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
 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
 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際
 也詩曰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
 相與往來 善曰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賈逵國語注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
 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
 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
 灌鄴旁終古渴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
 也 渠之利下則澍生便於高則植立稷黍也
 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方言曰蔣

植立也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
 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局嘗不法聖人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翰曰奕奕盛也菑薺也茶苦菜也伊維蠶生也
 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稻麥也
 登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
 口分渠口各別也又曰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
 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為布 銑曰蓄積也言
 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
 雨也 良曰稌稻蔣種也又曰均田畫疇定其
 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
 而布蔭翳繁盛貌 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
 也隔阻踰絕也言太平安無事雖 內則街衢善
 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內則街衢善
 衝 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 飛梁出控漳渠疏通
 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

步攔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中蒸徒斑白不

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

班之以里閭劉曰言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

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

杠謂石橋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

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

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衝交道也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

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

雅曰控引也步攔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攔宜

擾畜上林賦曰步攔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

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雜色曰斑家

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

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向曰

闕樓隅角控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 銑曰習習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班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間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

踰六卿太善作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

屏齊榮肅肅階闕許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

作禎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

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

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太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

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

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又曰夏屋渠渠鄭玄禮記

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

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詩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詩曰尹

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

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厦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

府寺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闕兩階之間言作為禎祥肅然嚴整局

闕也言有重門故其闕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毗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

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

也為政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

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苞五臣諸公都護之堂

殿居綺窻與騎朝猥鳥蹠徒斂青其中劉曰長壽吉陽

永平思忠四里名也皆貴里都護者

將軍曹淵也漢書曰萬石君傳徙其家長安戚

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吉詩曰交疏結綺總

廣雅曰猥衆也聲類曰蹠蹠也說文曰絞纏也

仁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

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寘置也開門也言

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伺曰都護

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窻銑曰輿車騎馬猥

多也蹠斂言累積也天下朝貢車營處館以周

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

坊飾善作賓倡之所集曲樓之開因起建安

而首立葺立牆窻室房廡雜襲居劓九罔檢

五臣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知無以儔臺街之邸

不能及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

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左傳曰高其閭閻繕完

葺牆以待賓客巧人以時窻館宮室子產曰僑

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閼巷門也一曰閼門中所

從出入也葺覆也巧人塗人也窻埽也館宮室

諸侯傳也史記曰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

如廣成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

淮南子注曰劓劓曲刀也鄭玄論語注曰斲止

也劓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壽等也漢書曰郅

支首懸臺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

內也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

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開巷門也閼門中道也

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翰曰葺覆罽毼
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斤斧也罔
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
理也廣成傳秦之客館豪街邸蠻夷館漢時所
立言此二者不能及我所制廓三市而開塵籍平遠而五臣

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闐闐以襟帶濟有無之

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峽堯薛五侈所

眺之博大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

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傳曰達市在遠之上易

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
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註曰旗亭市樓也巽薛

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眺視也翰曰廓開也塵

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

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

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闐闐市中

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二者

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

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

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也百隧轂擊連軫萬貫

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

馮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

異觀質劑遺子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劉曰軾

滕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

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

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
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察
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
在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

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
 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明
 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良曰遂
 路也言有遂路多也穀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軫
 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幕覆車
 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齊曰使八
 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
 異見質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
 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筭財五臣作材以工化賄以商通難
 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庾而
 就攻不鬻邪而豫五臣作預賈古著馴致善本作風之醇
 醲劉曰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
 漢書貨殖傳曰和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
 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
 也詩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曰

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
 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
 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
 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
 物賈防誑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
 字通爾雅曰賄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
 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淮南子曰
 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
 子昌言曰醇醲之化既淡孔安國尚書傳曰醇
 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
 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
 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監攻堅著
 明馴順也醇醲撲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
 麗物皆去盪而就堅去盪禁邪人不使乘時
 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撲之理也白
 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資

琮
帙 嫁 積帶 徒 琛幣 充物 關石之所和鈞財

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救而

駟祖駿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

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

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棗黃

廢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比土馬之所生善

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

以危無隄之興蘇林曰隄限也

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疋二丈是謂廩君

巴氏出帙布八丈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

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

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何其

中說文曰馬也 銑曰藏即庫也謂富有

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

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 向曰

寶南夷稅名帙布也帶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

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蒲也珠玉布帛充

蒲於庫關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

者無失常者亦慎也 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

地言蒲庫委積其勁硬者廩養馬屋也駟壯也

冀馬謂冀北所生馬填 至乎勅京敵糾紛度土

溢廩中而呈壯駿也

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茲

弓珧以解繁景予鈺飄英三屬之甲縵莫胡之

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亦精反劉曰建安

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

十二年得設天子旂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梳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
 曰弓以蜚者謂之兆蜚骨也檠弓柙也詩曰二
 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
 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者王乃悅
 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
 更羸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
 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
 杜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興言
 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勃檠
 不張說文曰鈇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
 控弦之士三十萬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
 動比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向曰
 勃大也糾紛亂也庶土天下也用無寧安也聖
 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
 大振曜其威靈也 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
 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

以蛤骨飾弓曰兆檠弓匣也解檠開弓匣矛鈇
 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 鈇曰屬連也
 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
 擇也言引蒲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
 更羸更羸古之善射者也 齊被練而銛 戈襲偏檠 督以讀

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胡精

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銛氣彌銳三接三捷既

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白休雲撤叛換席

卷虔劉侵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

江洲振旅鞬鞬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

疇朝無元官五印國無費留劉曰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表

史記蘇武曰強弩在前鉞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讚孫子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刃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曰一月三捷旣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咻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

也詩曰咆然于中國吞滅咆然者剋黜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比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鞬鞬股股若三軍之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嚴衆也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剋印印角剋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剋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繫說文曰讚列中止也然讚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

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
 兩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
 目崑崙蒼頡篇曰鞬鞬衆車聲也毛詩曰悠悠
 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向
 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鈇利之戈襲著也偏
 裝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
 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裝之裳以為行列也軍
 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
 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
 洲也兵還曰振旅鞬鞬衆聲悠悠旆旌飛貌戰
 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
 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刊印印角漸銷項羽
 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刊言今有功
 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刊印功不賞曰費留謂
 今賞之故無此也銑曰碩大也言大畫畫策
 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為皆合宜制鋒鋒
 丹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
 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續紀言雖續紀鋒鋒

氣彌加猛銳 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
 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哮猶咆哮也言放棄王
 命咆哮不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
 易也虔劉殺也侵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
 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荒
 阻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喪
 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

押胡甲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

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

斯貴利往則賤因固寂寥京庾流衍劉曰尚書

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譬

猶礪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
 之長旌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
 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禮記曰仲春省囹圄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戰歛其柯藏柙其刃虹旌畫為虹者攝收其摩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夫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因囹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

於是東鯁帝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惠胡

北思韙偉緜緜迥塗驟山驟水強居負畫慈勢

職重譯貢篚髻側首之豪錄渠耳之傑服其荒

服斂衽而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

庭燎晰晰支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

縱所纍纍追辮髮清醕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

流澌息温耐遲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

醢一醢醢呼滑無譁瓜反劉曰地理志曰會

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

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髻首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

為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費建安二十
 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
 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其醴十旬兼
 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凍
 飲耐清凉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酒也韓詩
 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
 醞許氏曰醞者美酒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
 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躡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
 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
 曰書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
 曰青要之虺武羅司之穿耳以鑲郭璞曰鑲金
 銀之器名虺音神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
 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
 鄭玄禮記注曰纒今之幘也纒與縱同漢書曰
 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辯髮削左衽毛詩
 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
 盤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幡幡豐

多之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
 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
 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萇曰湑茜也鄭玄曰沛茜
 之也一曰湑樂也向曰東鯁西傾國名即就
 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
 軌迹躡美也絲絲遠貌迥長也襜以繩繫篚賚
 贄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絲
 絲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筐篚賚其土物重
 譯言其來貢也又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漸冰
 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
 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衎衎幡幡並
 多貌惜惜和悅之貌能者飲不能者止醞燕湑
 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銑曰髮首鑲耳皆夷
 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斂衽袖
 也魏闕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翰
 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
 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
 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

載裔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緹則岌岌然緹冠也岌岌高貌蕃夷之人則辮髮行列纍纍然良曰清醑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

之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善無六英字

僧音曹五臣作嘈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

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

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

韶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

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

姓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

樂五莖顓頊樂冠首也冒猶籠也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籠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

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樂之聲二羸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

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金石絲

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

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

聞五臣作開覺雜糅汝又紛錯兼該記敷梵切善作泛博鞿都

鞮居所掌之音誅邁昧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

遇

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劉曰鞞鞞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

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

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

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

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扉也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鞞經餉命決

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比夷之樂曰禁鞞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其

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翰曰干盾戚斧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

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紫不可一目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燥文絲也紛

錯亂雜也該同也汎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絲亂雜兼同普汎而觀之可謂博夫也

日鞞鞞樂官掌四夷樂所以各為其方既苗既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

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

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曰建安

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

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

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文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

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銑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

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游秋出曰豫天子躬耕
 曰藉田以為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
 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
 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
 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
 樂鏘鏘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
 獵地名今則過也
 古書之所著也

林不槎仕栢五澤不伐天老斧

折羊七以時晉網善作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

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商雲翔龍澤

馬子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

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

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

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草木未成曰天折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
 白麀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
 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者
 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霓商雲澤馬見於
 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
 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
 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
 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
 孚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也理其與
 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
 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文子曰鷹
 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工不得入山
 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
 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子小步也尚

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葦茂盛貌蒼頡篇曰積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良曰槎斬也枿斬去木梢也今復出者天獸之子斫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枿林木傷伐天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罾弋故云斧斫以時罾網以道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何曰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馴擾也銑曰嘉穎為嘉禾合穗葦葦花秀貌浩浩泉流貌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

收美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粹遠

餘糧栖畝而弗

五臣本作不

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

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

信

人謀

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異其神器闕

五臣作窺

玉

策於金滕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

德之所莅量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

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

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

篆遲籀逐

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葉形於

親戚

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冊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絨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在臨也馬融論語註曰菲薄也

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漢書晁錯曰今陛下

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度孽畜之也

良曰收收和樂貌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

遺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醴粹猶醇厚也言

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

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

耳又曰五德五行也益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

臨相生也又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

雖荅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

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

翩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衝其書書

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

謀所序謂祥瑞也又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

改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

尊讓於魏也又曰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

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向

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縢金匱也所謂玉

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

又曰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

非彙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

戚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執帝位乃改漢

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本枝

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也

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

驗秋霜擣翰則華縱春葩英喆知雄豪佐命

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

密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劉曰

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

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

建安

劉曰

建安

建安

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
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
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
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
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
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傳富辰
曰封建懿親以藩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
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
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衽噉猶猛也荀悅申鑒曰
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
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
古言王室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翰曰本根
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
而別枝榦皆作社稷之藩援銑曰抗立噉猛
摘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
文翰則華縱如春之葩花謂東阿王植善良曰

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
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向
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
務使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
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觀
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也

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五臣作情綽矣帝德

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

王之庸庸追亘卷居免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

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

隆世五臣作代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

風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
 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曰幽通賦
 曰且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
 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
 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冲字書曰虛
 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
 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
 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至
 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
 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
 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
 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翰曰
 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已遂
 傳業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
 冲深自退為臣實至公矣濟曰榮猶美也庸
 庸瑣瑣也巨過也倦倦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

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
 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
 領結繩之主瞻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
 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
 遽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代有
 醇厚字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
 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
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先**其法**

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五臣作措復之而無斁亦申

之而有裕非疏糲葛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

所能具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籩也

遷傳曰質而不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

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
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又曰縛縛有裕銑曰
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

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令得其所詢
謀宮室之儉奢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敦
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
舉措枉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
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
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角步詭物產之魁殊或名竒而見

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詢美之所

不渝其中五臣無其中字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

鯉之淀嚴蓋節之淵五臣作泉狺狺祈精衛銜木償

常怨冤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

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五臣作景木羽偶

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

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原反劉曰老子

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在

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

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

淵而淺也蓋節淵在平原藺縣北山海經曰發

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

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

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
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
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
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
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
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都女
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
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

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
 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形無影王呼
 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
 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
 生自下咬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
 此兒可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
 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
 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
 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
 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繫齊待於傍
 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
 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
 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
 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
 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
 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
 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
 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

光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焯周易
 我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
 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說文曰
 抵亦翅字翼翅也叔政反今音祗抵飛貌也
 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眾書往
 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向曰詢
 信也渝異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太殊名奇實異
 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
 談之非變改而妄說也濟曰淀泉而易陽壯
 淺者周旋為周遊也良注翰注同易陽壯
 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故

五臣安之栗醇耐中山流洄千日淇其洄相之

荀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
 綺朝歌縣纒房子縑總子清河若此之屬繁富

夥禍多善作句苦侯反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劉

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

衛之雅質史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真定屬

中山郡出御黎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

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

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有人

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

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

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

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

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隣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

以闕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

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

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

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相賦曰雍

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

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絲清河出

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

曰站為躡站都喋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

曰均眾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詩曰瞻被

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杜

預左傳注曰水出汨汲郡汲即衛地也汨或為

園音垣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水

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

女善行步皆妙故瑟同飲曰流同醉曰酒向

曰夥够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

繁富多可一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

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間麗雖選言以簡章

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

末上林之噴牆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反劉曰

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

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

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擥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且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塹亂以收其且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亂之意也系者亂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隤牆之事首尾相刺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牆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牆收且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都紫微推見

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牆填塹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翰曰音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間麗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廻復而終遺其美上林賦云頽牆填塹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得至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為末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其軍容弗犯信身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

歌鐘析歷先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

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殺戎狄而正

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

共之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

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
 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傳曰君子曰殺
 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
 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 濟曰糾察華夏使
 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也勳功也管
 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
 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魏
 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閒居

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

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

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
 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
 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
 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
 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

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
 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
 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 善曰漢書
 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
 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 銑曰段干木處
 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
 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
 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
 為之止戈此則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
 所謂解紛也

謙謙同軒擗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

若蘭芬也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
 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
 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

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
 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魏王以上將授公子
 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
 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
 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
 下賢士踰於丘山同軒即為御也英辯榮枯能
 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

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

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
 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
 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

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
 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
 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
 以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盛以
 篋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
 乃請弃篋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
 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
 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
 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
 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
 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祭解朝曰室隙
 蹈駭而無所屈也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
 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儀張祿為
 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
 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

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推五臣惟庸蜀與鵠劬

足云二人皆魏人也和苦句溝吳與鼃鳥鼃猛同穴一自以為

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

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鸛鶴踈踈鸛具踈反踈音誅世本日吳孰姑徒句吳注

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說文曰鼃蝦蟇也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漢賈捐之

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論日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良曰

摧猶實也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之同山巢徧小也吳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鼃同穴也

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鳥咽隰壤濺所

漏而沮豫如豫林藪石留力而蕪穢窮岫泄雲

日月恒翳宅土焯暑封疆障厲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

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

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激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踣距傾倒也

字書曰映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藏者何漬也周易曰壅蔽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

彼汾沮如毛萇曰沮如其漸如也楊惲書曰蕪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又曰泄猶

出也埤蒼曰焯熱貌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奇嶇而險也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流泉

迸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映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士流藏水多復漏而出沮如泉泥

相和貌林藪礫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背常掩

翳多雨蔡莽螿刺力昆蟲毒噬劉曰蔡莽螿刺多毒草也

昆蟲毒噬蝮蛇鳩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

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適割人昆蟲

毒蟲皆咬人也漢罪流禦秦餘徒制宵貌最罪陋稟

質逦七脆蔣巷無杼直首里罕耆耄或魁直髻

五臣作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在髮或明發而嬿

徒歌或浮沫而卒歲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漢

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曰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

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帶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巴蜀輕易淫泆柔

弱福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燕記曰豐人杼首行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

弱陋故曰無杼首左傳曰蕞爾小國蕞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逦亦脆說文曰脆少頃易斷

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七十曰耄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推結左語不曉

文字謳歌巴士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沫詩曰漢之廣矣不

可沫思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

發不寐爾雅曰嬿嬿契契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批或作嬿音若

詩曰何以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邪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貌蕞陋

醜惡逦脆急躁輕蹶之貌濟曰罕希也言吳蜀人蕞陋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希耆老雕

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即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

嬿歌入憂者歎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風俗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沫以為終歲之事

以蚤界下裸果為媼音盡五臣作人物以戕害為

藝善曰楊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蚤應劭曰狹也方言曰裸勇也果與裸古字通說文曰

燼靜好也左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

七良反良曰言風俗以狹劣果勇為好人物

以殘忍殺害為能也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劉曰孔子

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註

曰綴連也濟曰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

之由重山之束阨鳥因長川之五臣裾勢距遠

也關以闕關時高櫟巢而陞制劉曰重山東阨謂

吳也漢書形束壤制善曰東阨束其民由於

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

之陞而能約制其民也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

裾古據字九御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

翰曰言距守遠關闕關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非其宜矣薄戍繇幕無

異蛛螫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善曰

春秋湯祝曰蛛螫作網罔今之人學之蛛音株

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繇幕微

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螫之網觸而乃破

瑣猶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螂與先代善作而

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常然雖信險而勦子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

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善曰書曰天

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

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顧非索郊於壘棊焉至

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

之求見曰臣能繫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

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

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註曰怛懼也良曰荀息累十二棊子加九郊於上晉平公曰危

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權假日以餘榮比何能觀其形而預懷惻怛

朝華而菴菴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落濟曰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且覽

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菴藹然至暮而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

殷之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

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

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蘄蘄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此歌謠也

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

音矍善然相顧矍焉失所有覲他曹莫贈反作矍善

惜容神藜而形始汝音弛氣離坐悞典墨而謝劉

矍矍也春秋傳駟氏矍矍詩曰有覲面曰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楊雄方言曰慙也荆楊之

間曰悞善曰張以矍先權反今本並為矍矍大矍也呼縛反說文曰矍失意視也字書曰藜

也謂垂下也心與藜同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廣雅

也謂垂下也心與藜同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廣雅

也謂垂下也心與藜同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廣雅

曰弛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向曰矍然驚也驟焉失意貌覲面慙

貌慙愧也形屈曰禁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

愧懼跋踖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快墨面色變墨而慙也曰僕黨清狂怵迫

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

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

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閩

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東甌孔安國尚書注濮

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其美

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漢班嗣書曰伏孔氏之軌

躅也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怵迫猶逼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

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濟曰言是非常

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過以汎剽匹之單

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性邊以馳以繆彌倘充

辰光而罔定劉曰方言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

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馳繆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說文曰馳重次第物也

漢書音義應劭曰倘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惠

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生猶小才也性用心誤也馳次倘視也辰光日也

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燿

周易注曰節覆暖節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齊曰節家幽闇之處刺廬小人窮困之居度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且夫寒谷豐黍吹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律以善無暖之也五臣無昏情爽曙箴規以善無

以善無顯之也五臣無也字劉同銑注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也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曉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

申錫典章之為遠也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

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

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亮曰日不

雙麗世無善作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

齊給守其小辯也哉劉曰荀子曰辯說譬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

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文帝賜尉佗書曰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曰經之以天

諱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濟曰亮信也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

自悔之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賦

郊祀 祭天曰郊 郊者言神交接也 祭地曰祀 祀者敬祭神明也 郊天正於南郊 郭外

郊曰

甘泉賦 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

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 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翰曰楊雄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嘗作縣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時帝為趙飛鸞無子往祠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因作此賦以諷之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

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良曰客則楊莊也薦進也雄文則縣竹上方郊祀甘泉秦時頌也相如司馬相如也 止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

具太一祠壇太一所用如雍時又立后土祠汾陰睢上孟康曰時神靈之所止也睢音雖良

曰秦時壇名汾水名時祭后土 召雄待詔承明

之庭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西都賦曰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 銑曰

待詔待天子命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

也承明殿名 風音颯 善曰漢書曰末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

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 其辭

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不敢正言謂之諷 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善作神休尊明號

善曰晉灼曰擁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言將祭秦時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翰曰成帝當漢之十世上玄天也言設壇郊天冀神之擁祐以休美之祥故尊祭牲加以殊號謂牛曰一元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箭

拓託迹開統善曰文穎曰符合也言同符契於

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

無繼嗣故修祠秦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

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銑曰卹憂胤續

錫與羨饒拓廣也言成帝憂無子繼續故修秦

時祭后土也神明饒與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

福祥廣跡而開理緒也

辰時也濟曰僚官也歷選靈善也星陳而天

言命羣官選吉日合善時而行之

行善曰東京賦曰清道按列星陳天行易曰天

曰星陳謂羣臣陳列如詔招搖與天陰兮

星天行天子之行也

伏鉤陳使當兵善曰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

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西京賦

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西都賦曰周之鉤陳之

位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其泉賦注曰紫
宮外營鉤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鄭玄禮記注
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銑曰招搖北斗端星
太陰太歲前二辰也鉤陳星名主營鉤陳言皆
畫於旌旗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丑
以取象焉

獯其狂善曰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
木石之恠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

也徧狂亦惡鬼也今皆精而去之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向曰堪輿天地之神也使知軍之壁壘稍扶皆擊也夔魑徧狂皆惡神鬼名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謹麟 黎而

軍裝 善曰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輿至徧狂八神也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魑之屬又稍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麟之盛而以軍裝也漢書武帝紀曰用事

八神文頴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也

曰八神八方之神令與天子警蹕也振衆也殷麟盛貌言八神之衆皆軍服而從

蚩尤

善曰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徧士之輩西京賦

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

曰蚩尤秉鉞奮鬣被般音班山海經曰蚩尤作兵戈史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

篇曰鉞斧也東京賦曰紆黃組要干將蒸鬯獨斷曰干將劍名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

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大阿三曰工市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

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 濟曰蚩尤古善用兵者干將

劍也秉執也戚斧也玉戚以玉飾斧也蒙茸陸梁亂走貌言使此人帶劍執斧馳走於左右

齊總總以搏搏 子本反五

其相膠轄 葛兮姦駭

雲迅 信善 奮以方攘 如羊反 善曰晉灼曰方

總總搏搏束聚貌也吳都賦曰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注曰膠葛長遠之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葛其無垠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 銑曰總總

奮亦速也方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初蟻切

僂音豸善參差魚頡而鳥矚胡剛反善曰駢

賦註曰柴虎不齊也頡矚猶頡頏也銑曰駢

眾神並列前後其行翕許赫習忽霍霧集而蒙

合兮半散照善作爛粲以成章善曰翕赫盛貌

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濟曰翕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善曰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

而翳華芝善曰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

齊曰乘輿天子也鳳皇車名翳隱也華芝蓋名駟蒼螭兮六素虬螭郭

略蕤爾綏離離虔參音森五臣纚所宜反善

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蚪說

文曰蚪龍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

貌也向曰駟駕也蒼螭蒼龍也素虬白龍也

凡稱龍者皆馬也帥爾陰閉雲蘇然陽開善曰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旃余旒兆郅質偈傑

之旖於旌氏也善曰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

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

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旒龜蛇為旒翰曰

清霄天也軼過也浮景倒景也夫何歎美之辭

上洪紛而相錯善曰慘原寒貌也良曰慘慄

其上廣大光直嶢嶢堯以造錯天兮厥高慶荒

而不可乎彌度杜洛反善曰七發曰條上造

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彌或為

疆齊曰嶢嶢高也造至彌終也言其嶢嶢然

至天歎其高不可平原唐其壇徒漫善作兮列

終竟而度量也新萸善作於林薄善曰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

新萸善作於林薄善曰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

虛賦曰案衍壇曼新萸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

辛引廣雅曰草聚生曰萸曼莫旦切翰曰唐

道也壇漫廣大貌新萸香草也言平攢并閭與

原廣大之地香草徧列於林薄之間攢并閭與

芟步藉括兮紛被皮麗隸其亡五各反

頡篇曰攢聚也并閭機也芟藉草名也被麗分

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銖曰攢

植也并閭芟藉皆瑞草名也言此崇丘陵之駢

草徧植被麗色於林野無涯際也崇丘陵之駢

頗駢我兮深溝欽苦巖而為谷善曰蘇林曰駢

高大貌也嶽巖深貌也向曰丘陵山之總名

駢音叵我駢駢

選選五臣作離宮般班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池

已爾切善作靡乎連善作屬之欲反善曰應劭曰

善作施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

往往脩理之也往往作選選古文往往字也往往

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

石關觀封巒觀施靡相連貌也鄭玄喪服傳註

曰屬連也濟曰般布燭照也言宮館分布有

光色以相照封巒石關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二觀名也連屬貌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子善曰孟康曰言厦屋唯水而成觀變巧乃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

摧摧唯林木崇積貌也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良曰大厦屋也圖為雲氣水波之文以為詭異

摧摧唯林木崇積貌言此仰矯善作首以高視兮

目冥莫見而無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

冥冥眊昏亂也言舉正瀏劉濫以弘愴兮指東

西之漫漫善曰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愴大貌

涯際之貌也銑曰劉濫清淨也弘敞猶高徒

大也言觀其清淨高大指其東西無涯際也

徊徊以徨徨兮魂魄善本無魂眇眇而昏亂善

言迷惑也翰曰徊徨謂心驚昏亂謂據軫零

軒而周流兮忽塊烏北烏點五臣而無垠善曰

韋昭曰軫欄也軒檻板也軫與櫺同周流流行

周徧也塊北廣大貌也鵬鳥賦曰塊北無垠

向曰據依也軫軒欄檻也軼軋廣大貌

言依其欄檻周徧而行廣大無垠

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音璘善璠音斌

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

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埤蒼曰璘璠文

貌也晉灼曰璠音璠向曰翠碧也謂武帝植

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青葱玉樹色也又作

璘璠寶物文彩也金人侂侂魚乙切五臣其承

鐘虞巨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

貌也嵌開張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嵌火敢

切濟曰侂壯勇貌言壯勇之金人飾以龍文

令負鐘虞嵌巖巖 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 豔

皆鱗甲開張貌 善曰晉灼曰景大也廣雅曰所

之炘炘 音忻 善曰晉灼曰景大也廣雅曰所

觀華飾揚其光曜燎燭於上日 配帝居 五臣之

光下照之炘炘然與熱氣同盛 配帝居 五臣之

懸圃兮象泰壹 五臣作 之威神 善曰服虔曰曾

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 銑曰懸圃在

崑崙山上帝所居處也配匹言此宮觀亦可

匹之太一天神也居於紫 洪臺崛 善作 其獨出

微宮言此神麗亦取象焉 洪臺崛 善作 其獨出

兮檄 陟 北極之嶧嶧 七旬切 善曰應劭曰嶧

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 銑曰洪大檄至

也言大臺崛然高出上至北極嶧嶧峻秀貌 列

宿廼 五臣 施之 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袂 振

音真 善曰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袂中央

也振屋招也振音辰 翰曰榮搏風也袂振屋

宇端也言臺高列宿 雷鬱律於巖窞 善作窞 兮

電倏忽於牆藩 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

貌也藩籬也 翰曰巖窞山之深處也言雷

聲小聞於深窞之處電光微見於牆藩之上 鬼

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 善曰逮及也爾

良曰顛墜也言鬼魅至神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亦不及其上半途而顛墜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浮蟻滅蠓 莫而撒列天 善曰張揖曰陵陽子明

里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

照故其景皆倒在下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

飛梁浮道之橋孫炎爾雅注曰蟻蠓蟲小於蚊

張揖曰蒼注曰擊拂也 何曰倒景上照也歷

浮皆過也撒拂也蠖蠖遊氣也飛梁閣道也言高反出倒景過於遊氣絕出閣道而拂於天也

左欒槍而右玄冥兮前燿遥闕而後應門善曰

曰大人賦曰攬欒槍以為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燿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燿怒應門正門在燿闕之內也應

劭曰大人賦注曰欒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

翰曰欒槍星名玄冥北方水神名燿赤色造赤闕於南以象方色應門正門在

後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于以生川善曰如

闕之高乃陰西海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

汨疾也銑曰汨疾也生成也言闕高蛟龍連

蛟善曰連於東崖兮白虎敦五臣圉乎崑崙善曰連

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孝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泉宮

中也敦徒昆切與屯同濟曰崑崙山天帝所居左青龍右白虎言此中象而為之也覽

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五臣於西清善曰

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繆流猶繚繞繆流高曲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書曰

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青西廂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青銑曰繆流長

遠貌西青謂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五臣

西廂清閑處前殿崔巍玲瓏明見貌也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

前殿良曰前殿殿名崔巍高也抗善作

和氏璧也用以飾殿玲瓏光明貌抗善作浮柱

之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抗舉也舉浮柱

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毛詩曰君婦莫莫毛

若日莫莫清淨也向曰浮柱梁上柱也飛椽

椽也言檐宇高峻若衆神扶閱閱其寥

持其傾側也莫莫衆多貌閱閱其寥

僚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閱高也說文曰閱

靜貌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

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閭闔

闔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

爲揔稱紫宮其中別名上林賦曰刻削崢嶸司

馬彪曰崢嶸深貌也閩音浪翰曰閱閱閭闔皆

高也寥廓虛靜也言此殿高而虛靜有似紫微

宮之高深也駢田交錯而曼衍兮峻嶒嶒

嶒嶒高深貌駢田交錯而曼衍兮峻嶒嶒

皐隗五助切五乎其相嬰善曰西都賦曰遂集

皐隗臣作隗魏乎其相嬰乎中困陳師按屯駢

部曲列隊注曰駢猶併也曼衍分布也埤蒼曰

峻山長貌嶒嶒高貌嬰繞也靠音摧魏五廻切

良曰駢交錯言檐棟相屬也曼衍分布乘雲閣

貌峻嶒巍山高長貌言觀與之相嬰繞乘雲閣

而上下紛紛蒙籠以混成善曰服虔曰蒙籠膠

雲閣言高連雲也老子曰有物混成良曰混

猶自然也言上下蒙籠與山同體如自然而成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

言觀之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

於其側也銑注同宛延長曲貌襲璇室與傾

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高眇而遠肅乎臨淵

善曰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此

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

夷 **楊** 善曰服虔曰迴焱回風也毛萇詩傳曰肆疾也 楊過也廣雅曰駭起也披與披同說

文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棣移也楊楊樹也言回風颺駭披散桂椒又鬱眾移楊也 向注

同椒桂香木移楊木名言迴風疾過 **香芬** 第房而鬱起則披拂香木鬱茂於移楊也

以穹隆兮擊薄 房隔切五 **櫨** 都而將榮 善曰言

第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柱上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 良

曰穹崇盛也謂香氣盛擊於 **薤** 香 呖 送 盼 許 以

曲枅與搏風也構櫨曲枅也 **棍** 乎 **批** 結 **兮** 聲 **駢** 普 **隱** 而 **歷** 鐘 善曰薤亦香字

檀薤呖疾也說文曰盼蠻布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鐘經歷至鐘也 銑曰呖盼疾散貌言香氣

與風同歷於鐘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 乃駢隱而發聲

芎藭 善曰李奇曰鋪門鋪首也言風颺香氣旣

翰曰排開也玉戶玉飾戶也鋪門首也言風開玉戶颺颺門首發蘭蕙芎藭之氣也芎藭香草

也 **帷** 五臣有 **彌** 普 **環** 宏 **其拂汨** 于 **兮** 稍 **暗暗** 烏

而 **靚** 靜 **深** 善曰彌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

也拂汨動也稍少也言風擊其帷 **陰陽清濁穆**

慢發聲而動少間則聞然深靜也 **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 善曰張晏曰聲細不

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齊曰言風擊手清

濁之音其細如羽聲穆然相和如夔牙彈 **般** 垂

琴焉夔舜樂官牙伯牙也皆古之善樂者 **棄其剖** 居 **劓** 居 **兮** 王 **繭** 善作 **投其鈎** 繩 善曰

垂 **繭** 爾 **投其鈎** 繩 善曰

曰剗曲刀也剗曲鑿也尚書曰咨垂汝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匠注曰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之又曰王爾無所錯其剗剗般與班同齊曰般倕王繭皆古巧人也剗剗刀鑿也鈎曲尺繩以准直言見此奇雖方征僑與倕佺兮猶彷彿皆投棄不敢為也

其若夢 善曰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其上也恐遠不識其形觀猶彷彿若夢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斯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倕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誤即諦字音帝良曰方且也征僑倕佺皆古仙人名且於仙人遊焉亦不識其形狀髣髴如夢中矣

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五臣作迴蓋天子穆然珍臺

間 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回謂回皇也應劭曰題頭也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蠅蚺蠖濩刻鏤之形也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蠅音淵銑曰言宮觀之上彫鏤變化皆驚駭人之耳目也穆然靜默貌謂天子於珍臺閑館之中靜默思祭祀之事旋題以玉飾椽英華相照也壇蚺蠖濩宮觀深邃之貌

惟天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

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 善作恩惟思也文子曰澄心清意言儲蓄精誠冀神垂恩也濟曰言天子澄心清魂儲蓄精誠冀神垂心也

動 善曰服虔曰動上有通字天地逆釐三神者釐福也韋昭

天地逆釐 善曰服虔曰動上有通字天地逆釐三神者釐福也韋昭

三神者 善曰服虔曰動上有通字天地逆釐三神者釐福也韋昭

釐福也 善曰服虔曰動上有通字天地逆釐三神者釐福也韋昭

韋昭 善曰服虔曰動上有通字天地逆釐三神者釐福也韋昭

日逆迎受福釐也三神天地人也良曰逆迎

釐福也言感動上下迎福於天地人之神也

廼搜速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乃函甘棠之

惠善作恩挾東征之意相與齊齊乎陽靈之宮善

韋昭曰搜擇也速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

冠其羣倫魁桀也臯臯陶堯臣也伊伊尹湯臣

也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

征也韓康伯易注曰洗心曰齊齊側皆切奈天

之所故曰陽靈翰注同甘棠詩篇名美邵公

化周公東征管蔡功成周業冠冠羣也魁傑

也言擇取賢人臯伊之徒有魁傑之靡薜荔而

風者與之同齊於陽靈宮陽靈宮名

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喻五臣清雲之流霞善

瑕善曰靡謂偃靡之簾地而今飲若木之露英為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

繼佩淮南子曰志厲清雲非夸矜也司馬相如

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霞或作瑕古字通

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

英英之含露者良曰若木神木也言吸雲表

之霞若木之露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

為歌頌以祭地祇向曰神囿祇堂皆祀神之

所作歌頌建光耀之長旂所兮昭華覆之威威

以祭之善曰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埤蒼曰攀璇

旂旌旗旂也威猶威也翰同善注

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

衡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

三危璣曰璇璣北斗也三危山名言臺高可

攀北斗下視陳眾車於東阮苦兮肆玉軌大而

三危山也

二危山也

一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下馳善徒計切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

玉軟而並馳濟曰東阮東海也玉軟玉飾車

軒也言陳列衆車於東海恣其車騎下馳也

漂龍淵而還旋九垓銀今窺地底而上迴善曰

日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垓九重也言從東阮

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

也說文曰漂浮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

淵驪龍頷下廣雅曰垓厓也厓亦重之義也

向曰龍淵劍名言浮龍淵旋經九風從從五臣

重之高窺見地底而上歸迴歸也

同音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善曰從從疾貌

齊注同言使疾風扶梁弱水之灑灑灑鳥兮躡

車轄鸞鳳銜纓

不周之透於音移善曰服虔曰崑崙之東

為地有弱水渡之若灑灑耳灑灑小

水貌字林曰灑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

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

貌也灑吐定切灑音熒向注想西王母欣然

同灑灑不流貌透迤長曲貌

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

乃娛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

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

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

共投壺東京賦曰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楚辭曰

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

精銑曰西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宓妃洛水

東神也言至西極想王母上壽乃玉女亡無所

娛好色敗德故屏除美女宓妃也

眺其清曠盧今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善曰服

目童子也毛詩曰螭首蛾眉良方攬覽道德

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目童子也毛詩曰螭首蛾眉良方攬覽道德

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草濟曰噴酒器以玄玉飾之觥觥器貌和鬯香酒泔淡滿也盼嚮豐融懿懿

芬芬炎感黃龍兮燦標訛碩麟善曰言和鬯分

盼嚮蜀都賦曰景福盼嚮而興作上林賦曰盼

嚮布寫說文曰盼嚮布也韋昭曰碩大也言焱

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

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銑注同豐融

謂饒衍也懿懿芬芬香氣盛也碩麟遠選巫咸

方地名言感黃龍之瑞動遠方之地也

今叫帝閣開天庭兮延羣神善曰服虔曰令巫

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

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今帝閣開兮

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良曰巫咸古神巫之

名帝閣天門也言擇取巫咸令叫開天門以延

神百儼暗感鳥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善曰

曰儼贊也鄭玄周禮注曰接賓曰儼然謂贊禮

者也暗藹衆盛也委積也銑註同言神儼從

衆多下於清壇致以祥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

歸度三巒兮偈懋棠梨五臣作黎善曰晉灼

有封巒觀三巒即封巒觀也漢書曰甘泉有封

巒棠梨韋昭曰偈息也翰曰因事畢謂祭畢

也功績既大迴車將歸天閼決兮地垠開八荒

度三巒山息棠梨館萬國俱協諧也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

協兮萬國諧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閼門限也決

萬國俱協諧也向曰閼限決開也言天地之

登長平兮雷鼓磔蓋苦天聲起兮勇士厲善曰如

平坂名在也陽南字指曰磔大聲也天聲如天

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註曰厲猛也濟

孫長無極良曰言神祇降福故得子孫無極也

耕藉善曰臣瓚漢書註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

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聰角辯惠簡藻

清豔鄉邑稱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然

藉田西征咸有舊註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翰同善註善屬文仕西晉為黃門郎晉武帝時作賦藉者借也借人力理田以奉

宗廟示為天下先也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千

畝之甸禮也善曰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東京賦曰脩帝藉

於千畝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為藉千畝銑曰伊維也四年武帝四年也千畝天子藉田

數也甸郊野之稱也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封人

墳以類宮掌舍設柝音互善曰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柝王藉鄭玄曰

師猶長也然甸師而為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又曰封人掌設王之

社遺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墳謂壇及壝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柝

柝再重杜子春讀為柝柝向同善注青壇蔚其嶽立兮翠

幕默丁敢以雲布善曰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脩許昌宮賦

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
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默其四塞默黑貌也封
禪書曰雲布霧散濟曰春上青故用青壇翠
幕也嶽立言高也雲布言廣也蔚默皆色之深

也結崇基之靈址兮啓四塗之廣阡善曰崇基
謂壇也於

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阡主階
也良曰結構也址壇之基也啓開阡階也餘

注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

阡繩直邇陌如矢劉曰膏腴肥沃也史記曰京
師膏壤沃野千里子虛賦曰

激水推移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
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東京賦曰周公初基

其繩則直毛詩曰其繩則直毛善曰墳腴平砥魏
直之宜也詩曰其直如矢

都賦曰墳衍斥斥鄭玄曰水厓曰墳蜀都賦曰
內函要害於膏腴銑曰砥石也言千畝之田

阡陌田畔道也言如絕矢之端總作葱牯
屈

服于縹軛兮紆轅綴於黛耜善曰縹牯帝耕
之牛也說文曰

縹帛青色吳都賦曰鯨輩中於羣牯說文曰牯
駮牛也駮以陵切又曰縹帛青白色也轅軛犁

轅軛也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領曰軛說文
曰紆染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

金向曰牯牛也軛車軛也耜農器也綴謂置
之於車也葱縹紆黛皆青色以取東方之象焉

儼儲駕於塵右兮俟萬乘之躬履善曰駕牛儼
然在於塵左

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也說
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

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公於古也
向曰儲於塵左以向春郊也俟待也萬乘天子

也儲牛以待天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具
子親履耕事

惟命臣

善曰西都賦曰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尚書曰百僚師師羽獵賦曰先置乎

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職分也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

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向曰僚官也言百官各以位次自一命至九命咸從天子也

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魏都賦曰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論語曰春服既成薛君

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麟麟翰曰蓋春衣青

故言春服也萋萋色盛貌游車天子從微風生車也言百官皆隨從車而行麟麟車聲

於輕幘偃兮織埃起於朱輪

善曰幘車幘也釋名曰車幘所以御

熱也吳都賦躍馬疊路朱輪累轍又楊惲書曰朱輪者十人向曰幘車網也埃細塵也森

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

音真盛貌也毛詩曰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濟曰森衆盛貌言羣臣皆奉珪璧於階庭

位以望天子之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車肅然震懼貌

北辰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詩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

命而加敬也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向曰言諸侯見於天子肅然

如湛露之見日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

善曰

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東京賦曰鵠鶴魚麗箕張翼舒又

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東京賦曰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又漢雜事曰諸侯貳車

九乘秦滅九國兼其中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珍惟鳥獸萬端鱗萃

言行列如閭闔洞啓參塗方駟善曰洛陽宮舍記曰洛陽

魚鱗之聚也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夷庭羽獵

有閭闔門西京賦曰賦曰方馳千駟銑曰閭闔天門也參塗謂駟

馬而常伯陪乘太僕乘轡善曰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

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儀曰漢乘輿

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翰曰常伯官名行則陪王之乘車太僕執御之官也故言乘轡

后妃獻種直稷六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

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善曰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

官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稷漢書曰大農

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殖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

也蒼頡篇曰殖種也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

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做蹕良曰播殖器謂耒耜之屬也司農撰之挈壺氏

掌刻漏軍行即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從之餘注同

苦鎗義悉純九粹七繅七大切善曰臧榮莖行綃遙純

有大輦華蓋中道玉輦大輦也西京賦曰華蓋承宸天畢前驅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

作之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錚鎗玉聲也鄭玄禮記注曰綃綺

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純素也漢書班婕妤好賦曰紛綃綃今純素聲良同善注綃純薄素

練也綃綃金根照耀以炯古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衣聲也

普艾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為乘會輿金根安車五采文畫輶西京賦曰乃奮

翅而騰驥東京賦曰齊龍驥之沛艾綜曰騰驥
趣走也沛艾作姿容貌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沛艾起螭 銑曰金根端車也龍表朱玄於离

善作 坎飛青縞 老胡於震兌中黃擘以發暉兮方

綵紛其繁會 善曰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
方色也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

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也兌正
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周
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

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
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

如車色 銑 旌旗各以方色而引前繁會言盛也 五輅鳴

鑿九旗揚旒瓊釵 吸 入藻雲罕晻 感 藹 善曰周

之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
輅五曰木輅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

龍為旂通帛為旒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
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旒析羽為旌臧榮緒晉書

曰雲罕車駕駟闐載闐與釵音義同蒼頡篇曰
藻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 向曰藹繁也

鑿鈴也所以節行步瓊釵以玉飾鋌 簫管嘲 知

也入藻鋌飾也雲罕幡也晻盛貌 簫管嘲 交

啗 知 以啖 田 嘈 曹 兮 鼓 鞞 步 砢 橫 隱 以 砢 普 磔

苦蓋反 善曰東都賦曰陳金石絲竹鄭玄曰
竹簫管也楚辭曰鷓鴣雞嘲晰而悲鳴蒼頡篇曰

秋衆聲也東京賦曰奏嚴鼓之嘈囂綜曰嘈囂
鼓聲也周禮曰鍾師掌鞞鄭玄曰擊鞞以和樂

字林曰鞞小鼓也鞞與鞞同砢與訶音義同字
書曰砢大聲也字指曰磔大聲也 向曰朝啗

竹聲砢隱 砢 筍 虞 疑 以 軒 翥 兮 洪 鐘 越 乎
磔革聲也 尹 虞 疑 以 軒 翥 兮 洪 鐘 越 乎

區外善曰西京賦曰洪鐘萬鈞猛處越越注曰

薨標騫音軒楚辭曰鳳騫而飛說文騫飛貌也

天子之行擊左右鍾東都賦曰鏗華鍾尚書大

傳曰天子左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

皆應濟曰荀虛以猛獸為飾也軒翥猛獸貌

洪大也言大鐘踰越在區宇之外震震真填填塵騫務連天以

幸乎藉田善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

野埃塵連天騫或為霧非也良曰震震車馬

聲也填填車馬衆貌騫上也言塵上連天幸於

藉田蟬冕頰古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

之所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

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

乃降靈壇撫御耦善曰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

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

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

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向曰蟬冕侍中服

也碧玉也謂羣臣珥蟬執玉者衆也灼灼芊芊

蟬玉之色也言似夜光之璧出於璞繁茂之松

依於山言光彩茂盛也銑曰撫執也謂天子

下壇執耦也坻五臣場染屨洪縻忙在手善曰

二耜為耦也坻作游場染屨洪縻忙在手善曰

日坻場也蚘蟬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

也音傷說文曰縻牛轡也翰曰場壤也言天

子游步於壤屨染於上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

以執洪縻也縻牛轡也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

賤以班或五或九善曰東京賦曰躬耕帝籍天子三

推國語說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韋昭曰一發一耜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

各三其上王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

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

推國語說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韋昭曰一發一耜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

各三其上王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

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

推國語說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韋昭曰一發一耜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

各三其上王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

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

以文而害實也發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禮記曰帝籍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濟注同言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五臣無貴賤以班也

華裔善曰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家語注曰裔邊裔也良曰籍田之時

都鄙華裔士女咸至其所長知幼雜還徒以交集士女頽斌

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大總髻善作髮雜還衆多貌也

頽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戾至也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

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汲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埤蒼曰髻髻也

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向躡曰言少長咸至也雜還衆多貌頽斌分布也

踵側肩倚居裳連袂善作黃塵爲之四合兮陽

光爲之潛翳善曰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爲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

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倚方言曰復襦江湖之間或謂

之簫欒郭璞方言注曰欒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

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濟曰言衆多奔動容發競或躡脚連袖以致塵埃翳於光景

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鳥吟乎聖世善

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林舞西都賦曰采遊童之歡謠劉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

治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虞丘壽

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向曰言觀者皆動其容儀發音贊美抃舞衢路歌詠聖

德情欣樂乎善作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善曰

賦曰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尚書曰不昏作勞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王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 翰曰昏疆也言人皆勸 靡推善作督誰勉而作思慮盡力於種藝之事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善作厲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向曰靡無督責也言無人責罰人自勤勞不為程

課人自**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善勉勵

周易曰說以使人人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振 向曰言天子躬先人勞人自悅使豈為嚴刑猛制以

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威之哉言不示也

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 向曰言耕則益不耕則損故云隨時

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善曰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

正其末者端其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銑注同

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善曰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

食為先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

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向曰

未謂商賈本謂農田也言理人之道後其實貨先於穀

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善作

善曰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尚書曰禹別九州任

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一專也 翰曰不任謂不
以地宜貢賦也四人謂士農也 野有菜蔬之色朝
工商不一不單脩其一業也

靡代耕之秩善曰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
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

祿足以代其耕銑曰菜蔬之色謂年
無儲蓄

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善作必
善曰言無

必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
家有儲穡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

曰虞度也左傳王曰余一人閔焉如農夫之望
歲也 向曰儲穡謂倉廩也虞備也言無倉廩

以備凶災徒望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善曰國語
郭偃曰夫

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三季王桀紂
幽王也 良曰此物謂農也言三季衰亡皆不

過也脩農之今聖上昧且不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

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善曰東京賦曰昧且
不顯後世猶怠左氏

傳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周易曰君子
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言常節約以戒不虞

故圖之者必於豐殷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
曰儉少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翰

曰聖上君也不大也言我君昧且思大明至於
夕惕常懷驚慄以憂於人也圖謀匱乏也謂謀

乏防儉於豐逸之時欽敬恤 展三時之弘務致

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善曰國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
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

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漢書董仲
舒對策曰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此亦堯舜

之用心也銑曰言能三時為農以致倉廩充實謂堯湯遭水旱百姓不飢者為用心於農以存救人若乃廟祧堯有事祝宗詎作日簠南簋

普淖汝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五臣無是

乎出善曰廟祧東京賦曰躬追養於宗祧禮記曰遠廟為祧又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

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則詎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詎謀也周禮曰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

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左氏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

秬以為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日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藝蕭令馨香茅以縮

酒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向注同言謀事於宗廟簠簋豐溢德能大和亦因藉田而

致殷實縮縮酒茅鬯蕭茅皆黍稷馨香旨酒嘉

香草也言亦出於藉田之中

栗宜其民和善作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善曰左

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諛慝杜預曰栗謹敬

也左氏傳季良奉粢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

也左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向曰旨美也泂酒告神曰嘉栗言祭禮豐盛必

當人和歲豐神降之吉祥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善曰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濟曰靈善也言孝者是天地之性人之所善也

昔者明王以孝理善作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

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善曰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

也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良曰鮮少也

言明聖之君以孝理天下繼之者少儀刑五臣

逮及也及我天子實光此孝道也

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善曰毛詩曰儀刑文

孚信也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姓銑曰形見孚信也言以禮儀見信於萬國

盡愛敬之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道於祖考

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

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尚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能語注曰本基也向曰祭以致孝農以固本

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善曰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翰曰能

崇農祭之道其盛此一役也而二美具五臣焉德大業可謂至也

善曰一役謂藉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向注同二

美謂粢盛豐不亦遠乎不亦重乎善曰論語文

百姓足也遠重之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茅五臣作至也

曰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萇曰薄辭也良曰思樂甸畿詩頌

篇所以美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善曰周易曰大君之親耕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善曰周易曰大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其農三至也向曰謂天子至止以崇藉田也

推萬方以祗

音脂

善曰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爾雅曰祗敬也

齊

曰言天子崇三推之禮萬方敬而從勸

耨

奴

我公田實及我私

善曰

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濟曰耨除草也公田謂千畝田也

我私

私謂粢

我簠斯盛我簋斯齊

禮記曰天子藉田

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音資

良曰在器曰盛器實曰

粢

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

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齊曰陵坻皆小山也使瓦器也言倉庾之多如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

善曰言念此黍稷在此

茲毛詩曰永言孝思

民力

普存祝史正辭

善曰左氏傳季良曰上思利人

告曰博碩肥膷謂人力

神祗攸歆逸豫無期

善曰

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預無期

一人有慶死民賴之

善曰尚書曰一

之

善曰

畋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

馬融曰取

子虛賦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

令病卒向曰漢書云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少好學景帝時遊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薨歸成都久之後蜀人揚得意侍武帝嘗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為齊難云是公者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假設此三人為辭以諷

楚使子虛使於齊

五臣本王悉發五臣有境內

車騎

五臣有與使者出畋善曰司馬彪曰畋獵也家語曰孔子在齊

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畋罷非也向曰使者謂子虛也餘同善注

子虛過妣

五臣鳥五臣有先生善曰張揖曰妣當作詔向曰言獵罷之亡五臣云字是公存後子虛過為誇誕於齊

馬坐定鳥五臣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

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

欲夸五臣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莫之

事也善曰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早之稱也銑曰

鳥有先生及亡是公俱在故相與坐定將有問

馬向曰先生問子虛與齊王畋樂乎然則何

樂言獲少不應至樂子虛對先生云謂曰可得

齊王誇車騎僕所樂者對楚雲夢之事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五臣作千乘選徒萬騎

畋於海濱善曰郭璞曰濱涯也良曰先生問

齊王也齊近海故列卒滿澤罟網彌山善曰郭

覆也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罟紘罟之網也

兔麟力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善曰

彪曰麟轆也音羸昭曰脚謂持其脚也鄭玄

李奇曰鮮生也染濡也切生肉濡車輪鹽而食

也海出鹽故言鹽浦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

車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善曰郭璞曰伐其功

自尊大也良曰言得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

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

寡人乎善曰郭璞曰與猶如也銑曰顧謂齊

乎孰誰也問楚王之獵與寡人誰勝也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

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

澤五臣有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

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

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

澤

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俱憶弗房鬱隆崇聿萃岑峯吟參差日月蔽虧善

郭璞曰下車謙也廣雅曰鄙小也覽於有無謂

或有所見或復無也郭璞曰特獨也隆崇竦起

也弗音佛張揖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半見也

齊曰子虛稱臣於齊王也鄙陋也言我楚之鄙

陋人有幸得宿衛時從君遊觀後園之有無且

猶未徧安足知山澤之多乎言不知也良曰

唯唯應敬之辭向曰言山交錯糾紛上干青

之詰屈高峻擁蔽日月也

雲罷疲池陂婆阨馳下屬江河善曰郭璞曰言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郭璞曰言旁類也

屬連也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

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假借協陀

之韻也翰曰言山勢樛結峻絕干觸青雲也

罷池旁類貌陂阨寬廣貌言其土則丹青赭堊

此山旁類寬廣下連江河也

惡雌黃白坳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善

張揖曰丹丹砂也青青贖也赭赤土也堊白土

也蘇林曰白坳白石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碧

青石也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向同善注雌

黃白坳石英也錫白臘碧青玉俱生於地故云

土也言衆物顏色相照爛然如龍鱗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

昆吾瑊箴玊勒玄厲硯石硯硃善曰張揖曰

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

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張揖

曰瑊玊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

曰瑊音緘張揖曰硬石硃硃皆石之次玉者硬

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硃硃赤地白采葱蘢白

黑不分管子曰陰山硬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

砥硃類玉 銑注同 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待

切 善 若射 夜 干 善無射 芎藭 菖蒲 荳蔻 蘼蕪

諸柘巴苴 子餘反 善曰張揖曰蕙圃蕙草之

蕪芷白芷也 若杜若也 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

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 芷若下或有射干

非張揖曰江離香草也 蘼蕪蘼也 似蛇牀而

香 諸柘柘也 郭璞曰江離似水薺 文穎曰巴

苴草名 一名巴蕉 良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

日圃園屬餘皆香草名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

降陁 爾靡案衍 戰壇 曼 幹 緣以大江限以巫

山 善曰司馬彪曰壇曼平博也 張揖曰巫山在

南郡巫縣 向曰陁靡邪長貌 案衍衣下貌

壇曼平寬貌 言原澤上下邪長或窵下 其高燥

或寬平緣於大江以巫山為限畔也

蘇則生 葳林 新 苞 荔 薛 莎 青 蘋 音 煩

張揖曰葳馬藍也 新似燕麥也 苞薺也 荔馬荔

也 蘇林曰新斯歷切 薺皮表切 張揖曰薛薺蒿

也 莎蒿侯也 青蘋似莎而大 生江湖鴈 其埤 卑

所食 向曰高燥謂高原也 餘皆草名

濕則生 藏 葇 落 兼 葭 東 牆 彫 胡 蓮 藕 菰 孤 善 蘆

菴 淹 藺 軒 于 衆 物 居 之 不 可 勝 圖 善 曰 郭 璞 曰

牛馬芻 張揖曰兼兼葭蘆也 埤音婢 葇音郎 張

揖曰東牆實可食 彫胡菰米也 蓮荷之實也 其

根藕 張晏曰觚盧扈魯也 菴藺蒿也 子可醫疾

軒于藺草也 生水中 揚州有之 藺音猶 郭璞曰

圖畫也 良曰埤濕下濕之地 其西則有湧泉 清池 激水 推移 外發芙蓉菱華 內隱鉅石 白

沙善曰郭璞曰波抑揚也應劭曰芙蓉蓮花也

華水草名鉅大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璫瑁

言水下有砂石也

則有陰林巨善作樹梗柗南豫樟桂椒木蘭葉

革離朱楊檀加梨棗栗橘柚芬芳善曰服虔

北之林也尹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

生梗柗豫章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

也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

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有蓋山之國

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張揖曰檀似梨

而甘也棗棗也說文曰棗棗似柿而小名曰

槩而充切蘇林曰棗音郢都之郢然諸說雖殊

而木一也今依蘇音銑曰巨大也餘皆果木

名芬芳其上有赤猿死鷓鴣孔鸞騰遠

香氣也

射夜干善曰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

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向

曰上謂林木之上也鷓鴣孔鸞皆其下則有白

鳥名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也

虎玄豹萬延以戰區朱犴五安反善曰郭璞

百尋龜似狸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山

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

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

翰曰下謂林木之下餘皆猛獸名

專善作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左氏傳曰吳公

於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遂殺闔閭向曰楚王

專諸勇士也格擊也手格謂空手擊之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乃駕馴駁補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撓教女

旃曳明月之珠旗

善曰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

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郭璞曰刻玉以飾車也

張揖曰以魚鬚為旃柄驅馳逐獸也撓靡也以

明月珠綴飾旗也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

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 銑曰馴養駁

獸名魚鬚竿也旃亦旗也撓弱也言楚建干將

王養此獸以當駟馬靡曳皆執持之貌

之雄戟左鳥號之彫弓 善曰張揖曰干將韓王

者干將所造也史記趙良曰屈盧之勁矛干將

之雄戟鉅音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

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

名鳥號也郭璞曰彫畫也 向曰建立也彫畫

為文彩也左者 右夏服之勁箭 善曰服虔曰服

佩之於左也 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

夏服也 良曰其箭利故云勁右謂右邊佩之

陽子驂乘熾 五臣作繼 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 五臣

作交 狡獸 善曰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

楚辭曰熾阿不御馬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

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健之獸也天文志曰案

駁如馬

撓靡也

以飾車也

逐獸也

撓靡也

以飾車也

馴養駁

建干將

干將

勁箭

繁弱

案節

未舒

即陵

野馬

距虛

軼

野馬

皆獸名

乘遺風射游騏條式六 呻式刃 倩牆練 泐力見 雷動矣至星

流霆擊善曰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 遺風之乘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嶠音攜張揖曰皆疾貌也 倩千里見切泐音練郭璞曰霆劈歷濟曰遺風千里馬名游騏天上

獸倏眇倩泐奔逐之貌雷動矣至星流霆擊言車騎擊射迅疾也 弓不虛發中

必決眦五臣作皆 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系獲若雨具

獸揜草蔽地善曰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說文曰眦皆俱同張揖

曰左射之貫胷通右髑中心絕系也說文曰髑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良曰皆目也言射者不虛發弓必決目洞

胷掖絕心系也獲若雨獸言所殺既多如天之

掩其地焉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翔容與覽

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古執

劇受訕音屈五臣作訕善曰王逸楚辭註曰

執執渡其倦者受屈取其力屈也 徼司馬彪曰徼

志也徘徊翔容與謂自得也言王安志自得覽幽深之林觀壯士之奮怒猛獸

恐懼邀遮倦者而取之執倦也 殫覩衆物之

變態善曰郭璞曰殫盡謂盡觀衆獸驚變之態 於是鄭

女曼姬善曰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

謂容色也 被呵絳錫揄五臣作投紵高善曰張揖曰阿

也揄曳也司馬彪曰縞細縞也列子曰鄭衛之

處子衣阿絳戰國策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

空引也紵縞縞也 雜織羅垂霧縠善曰司馬彪

翡翠射駿俊驥儀微矰曾出織五臣繳之施藥施弋

白鵠連駕善作雙鶴下玄鶴加善日方言日

淮南子註曰駿驥驚雉也周禮曰矰矢也鄭玄

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

也言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鵞也列子曰蒲且子

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爾雅鶴麋鵠也又曰下落

也戰國策臣能虛發而下鳥高誘淮南子註曰

加制也戰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脩矰繳

將加已也翰曰揜謂網取禽也翡翠駿驥皆鳥

鳥名矰弋矢也繳射綸也駕鵞雙鶴玄鶴皆鳥

名連加謂以射綸胃也愈而後發游於清池善日郭璞曰

射綸胃也愈而後發游於清池善日郭璞曰

註同言獵上疲倦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帷建

後發游樂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帷建

羽蓋善日張揖曰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

謂以翠羽飾帷蓋也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張揖

曰鷁水鳥也盡於船首故曰文鷁也揚舉也棹

楫也帷蓋皆翠羽網善作璚鉤紫貝善日郭

飾之取其輕也網善作璚鉤紫貝善日郭

貝紫質黑文也東京賦曰璚瑁不簇注日璚瑁

珍名不簇不義簇取之為器也西京賦曰擗紫

貝注日相貝經日赤電黑雲謂之紫貝

銑日璚瑁紫貝皆水蟲也言以網鉤取之

從江

金鼓吹鳴籟榜方人歌聲流喝於邁反善日

郭璞日金鼓鉦也月令日命榜人榜人船長也

主唱聲而歌者也郭璞日聲喝言悲嘶也喝一

介切嘶蘇奚切良日喝列籟籟也榜人船

人也言擊鼓吹簫與船人歌合故其聲流列

蟲駭波鴻沸善日郭璞

蓋善日郭璞

涌泉起奔物善日郭璞

會善日郭璞

濟日水

飛

飛

飛

也奔物謂急波也言涌
泉騰起與波相會合也
石相擊礪

礪礪礪苦蓋反銑曰言若雷霆之聲聞乎數

百里之外將息獠良照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

胡騎就隊大內纏綺乎淫淫般盤乎裔裔善曰文

鼓六面鼓應劭曰按次第也左氏傳注曰隊部

也司馬彪曰皆行貌也向曰謂轉石聲似雷

震也聞數百里之外言聲遠也翰曰言將息

獵者必擊鼓起烽火以招士卒也車兵車也言

車騎各案次第以為行隊纏行般於是楚王乃

迴也淫淫裔裔部伍分列之貌

登雲陽五臣作之臺善曰孟康曰雲夢中高唐

出雲之陽翰曰陽雲臺則高白五臣作泊乎

唐觀言高出雲之陽故以名泊乎

無為憺五臣作澹乎自持勺知藥略之和且啜

後御之善曰郭璞曰養神氣也老子曰我獨怕

靜也神女賦曰頰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怕與

泊同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

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

鮮魚以為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

服氏一說以芍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

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芍藥為調

和之意故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

於義為得銑注同言以無為之道靜而自持

芍藥調和也謂具五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

味而後食之御食也

下輿胥力割輪七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

不如善曰韋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善曰韋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

如也言楚王雖獵則以無為自持具五味而食豈如大王終日馳獵曾不下輿以將割野食而為娛樂臣竊觀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鳥作焉

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

齊國善曰郭璞曰言有惠賜也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

不以千里之道為遠齊曰是何言之過也謂責子虛以遊獵之事對齊王也足下者焉有先

生稱子虛也祝惠賜也言足下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惠賜齊國也王悉發境內

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五臣乃欲勦力

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

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五臣無也字善曰家語曰

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晉灼曰謙不斥

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國語曰勦力一心

賈逵曰勦并力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

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先生謂

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銑

曰戮力并力也左右謂使者左右謙不斥言言

齊王欲以車騎與使者出田欲并力致獲以娛

左右何名為夸哉言非夸也向曰齊王問楚

地有無者欲聞大國風烈先生遺餘之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

言之是彰君之惡善無有而無而言之是害足

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五臣有也

字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力於楚矣善

郭璞曰以為高談顯明也奢闕也樂毅與燕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非楚國之

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非也文頴曰必見輕於齊

輕易於齊也使者失辭為輕於齊使非其人為累於楚也向曰言焉有先生責子虛不述楚

王之德而陳雲夢田獵侈靡之事良曰若如也必如所言淫樂之事則非楚國之美實有而

言之是彰君惡無而虛言是傷足下之信也齊曰二者謂彰君惡害已信言俱無可行者而

先生行之不信是輕且齊東渚善作鉅海南有

琅邪善曰蘇林曰小洲曰渚司馬彪曰齊東臨

間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渚或作渚銑曰自此已下焉有

先生陳齊境界以折子虛也鉅大也言齊以大海為渚觀乎成山射乎之

罟音浮善曰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晉灼曰之罟山在東萊

腫縣獵其上也腫直瑞切良曰成浮渤澥蟹山館名可以遊覽罟山名可以射獵

游孟諸善曰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文頴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向曰浮亦遊也渤

澥海分支水名子孟諸齊之大澤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善作谷

為界善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言為

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翰曰肅慎國名在海外暘谷日所出處言齊境界皆鄰接秋

田乎青丘彷彿

皇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

於其曾中曾不帶勅芥善曰服虔曰青丘國在

戒

海東三百里山海經曰

於其曾中曾不帶

戒

芥

海東三百里山海經曰

於其曾中曾不帶

戒

芥

海東三百里山海經曰

於其曾中曾不帶

戒

芥

青丘其狐九尾詩曰海外有截張揖子虛賦注
帶介刺鯁也濟曰青丘國在海東言齊之秋
田至彼彷徨然遊於海外觀其境土之大吞如
雲夢澤者八九於齊國之會中亦不為刺鯁也

若乃倣歷陀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

崒五臣充牣其中五臣不可勝記禹不能名

高不能計善曰郭璞曰倣儻猶非常也廣雅曰

可稱論張揖曰崒與萃集同禹為堯司空辨九

州名山別草木高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

劭曰契善計也廣雅曰充牣滿也銑曰言非

常瑰美珍怪寶物鳥獸之屬萬端如魚鱗之聚

充滿於山澤之中禹善分別草木高善筭也言

其中草木禹不能名之禽獸之多高不能計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善曰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言見

不敢言此遊戲苑囿之事先生謂

子虛也具以禮先生為賓客也

是以王辭五

有而不復何為無以應哉善曰司馬彪曰復荅

王禮客故不反荅何

為稱無以應僕哉

文選卷第七

注下平林平注

大世言齊
以王翰
師文前
訓地言泉

